

史上最大规模的专业大调整来了

国内高校正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科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专业布点3389个，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往前算三四年，每年高校调整的专业布点数虽在逐年增多，但都没有突破3000大关。

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如何看待本轮专业调整？一拥而上、一拥而下的专业增减是否合理？如何看待各地政府对高校专业调整的行政式引导？日前，围绕相关问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认为：

我国高校专业已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全国累计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这表明国家开始真正出手和发力。方案发布后，立刻引发高校专业调整热潮。2024年以来，据报道，已有多所高校宣布撤销或停招部分本科专业，涉及专业数百个。不久前，四川大学宣布撤销31个专业，更是引起了轰动。本轮专业调整力度之大、频率之高、数量之多，是

前所未有的。

教育部“出手”之前，从2016、2017年开始，一些高校就已经自下而上地主动做出专业调整，采取停招、隔年招生、“增一减一”的总量控制等举措。例如，为了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中山大学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共调整或暂停招生39个本科专业，这在当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厦门大学则是在那个时期实行“增一减一”的政策。

今天高校“砍”专业，其实是过去大量“增”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增设专业大致有三个高峰阶段。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合并，使得很多高校的专业数量激增，且有重复。今天很多专业过多的综合性大学，则是当年高校合并的产物。其二是1998年启动扩招之后，很多高校都是通过短期内快速增设专业，来吸纳扩招带来的大量学生。其三是过去二十年，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专升本”院校和独立学院。为了尽快实现“去专科化”和扩大学校规模，许多学校不讲条件地快速上马新专业。今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管理者们逐渐意识到，现有的专业过多、过细，其中一些已经不合时宜。

当前，高校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首先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两个问题都绕不开专业优化调整。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告诉我们，拔尖创新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单一学科和专业下成长起来的，推进跨学科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本轮学科、专业调整，在目录中开始尝试设置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这将为

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高校的专业调整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社会是一个不确定的社会，任何人都无法像算命先生那样预见未来会兴起什么产业，也很难清晰预见一个专业和学科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路径，也许一项基础研究或技术的出现就可能催生一个新的学科或专业因此，高校必须主动作为，建立适应经济变化的调整机制。

目前，一些高校一拥而上增设的这些新工科专业，绝大多数缺乏扎实、广泛、精准的市场调研。很多高校仍是基于学校已有资源去办专业，而非基于真正的市场和产业需求。这自然引出一些问题，即使成立了新专业，这些专业老师的知识结构就跟上了吗？教材、教学方式和培养方案也自动更新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增设新专业，并不代表人才的培养规格、水平就立刻和科技发展、产业革新同步了。相应地，很多旧专业看起来是被裁撤了，但实际上，这些旧专业的老师依然“残留”下来，用旧知识教新专业的学生。归根结底，都是“新瓶装旧酒”。实际上，资源配置越多，专业越容易固化和窄化，从而与市场需求脱节。时间一长，专业改造愈加困难，最终只能撤销。因此，当前的专业调整，是市场“倒逼”的结果，是撼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契机。下一步，则要真正走出专业与市场脱节的藩篱。

专业不只是一个概念或符号，它是高校实现“三大职能”的基石，也是高校各种组织和制度的基

础。高校需建立自我调整机制，主动通过课程内容更新推动专业改造，通过知识体系重组推动专业升级，通过课程资源共享推动学科交叉，让新专业之“新”名副其实。未来，专业优化调整的重点，应该是淡化专业、强化课程。调整专业目录是“治标”，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专业调整是对高校治理能力的挑战。今天高校中的多数教师都是接受专业教育出来的，有着厚重的专业基因和惯性，且形成了固化的专业思维和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型，即使面对新专业的学生，很多教师能教的也只有旧知识。

今天的许多学科、专业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埋下的种子，这是历史的财富，也是当下调整“阵痛”的伏笔。当我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些高校的食堂都是按照专业命名的，有物理食堂、化学食堂、经济食堂……当下很多高校都是学院制了，表面是学院，实际上是以系为单位或以专业为单位运行。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既是专业教育的产品或“试验品”，也是专业教育的“半成品”。

从历史看当下，我国今天的大学里，专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链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企业以及资源配置等都是这个链条的组成部分，高校教师的专业思维越来越固化，逐渐形成一种固有观念：人才培养，必须以专业、学科与院系为基础去配置资源，有了专业就“有了户口”。这本质上是一种部门所有制。

最近不少高校放开转专业限制，看似进步了，其实还是在“专

业”里打转，真正应该做的，是放开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主权。因此我们要看到专业调整背后更深层的逻辑：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增”与“减”的问题，而是针对社会需求，以有组织的方式对整个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造。转型才是根本，专业调整只是一个切口。

不是所有地区的高校都需要刻意裁撤专业，去完成缩减20%的目标。这里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学可以淡化专业，聚焦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师转型。但对一些地方高校来说，仍要通过专业教育来“对口”地方的产业需求，尤其是一些低端产业结构。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复杂和多元化，既有高端的科技产业，也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现了高科技与传统的并存状态。

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已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5亿，这个数据在国家人口排名上位居第五。当下，我国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缺的是“人才”。针对新时期的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如高校和专业的同质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趋同，原因是多方面的，常被诟病的“一刀切”是一个主要原因。今天，要防止过度计划管理，重视多样性发展。否则，可能使高校失去应有的活力和应变能力。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从上到下都需要对市场的变化和社会需求保持敏感。

景德镇精优陶瓷 高档红木家具展销会



超低折扣

50% OFF



瓷韵天成 红木家具
独具匠心 经典传承

于经理：

929-213-0095

展销时间：9 am ~ 9 pm

地址：Latte Plaza 13955 Metrotech Dr, Chantilly, VA 20151

